



绿色经典生态文学丛书 | ECOLITERATURE

阿拉斯加之旅 | Travels in Alaska

[美] 约翰·缪尔 / 著 马永波 张伟 /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阿拉斯加之旅

约翰·缪尔 著

马永波 张 伟 译

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

总 序

二十世纪下半叶，尤其是后二十年来，美国文坛上兴起了一种新的文学流派——生态文学，它以描写自然为主题，以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内容，展现出一道亮丽的自然与心灵的风景，有美国文学史上的“新文艺复兴”之称。它已经成为美国文学的主要流派，堪称美国文学中最令人激动的领域。

现代社会对自然造成的人为破坏，已经成为举世关注的问题，人类所面临的是核战争的威胁、慢性辐射的毒害、化学或生物战争、世界人口的可怕增长、全球变暖、臭氧层的破坏、酸雨加剧、热带雨林的过度砍伐、表层土壤和地表水的急剧丧失、过度捕捞和海洋污染、垃圾泛滥、植物和动物不断增快的灭绝速度……

在此背景下，“生态”已成为二十一世纪的核心话题。在现

代文明世界里，与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相伴的则是信仰缺失、欲望泛滥、自我原子化、生存意义平面化等人类精神方面的危机。自然生态的危机和人的精神生态的危机密不可分，人怎么对待自然，就怎么对待社会 and 他人。仅仅通过生态科学发展提高环保技术、完善环保政策还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人和自然的矛盾，关键是要通过思维方式和文化意识的变革来培育一种新的生活世界观和生态文化。因此，对自然的歌颂与描写、对保持我们脚下一片净土的向往与追求，已经跨越了国界，具有一种普遍意义。

首先，生态文学注重的是生态系统的整体观，自然不再仅仅是人类展示自身的舞台背景，而是直接成为写作的主要对象。以这种生态整体观作为指导去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势必决定了人类所有与自然有关的思想、态度和行为的判断标准不再是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以人类利益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尺度。它关注的是有利于生态系统的整体和谐、稳定和持续性的自然存在。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只有将自然生态的整体利益作为根本前提和最高价值，才有可能真正认识到生态破坏与危机对人类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只有确保了整个自然的再生性存在，才能确保人类健康安全的持续生存。

其次，在考察自然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对人的影响，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人对自然的赞美，人与自然重建和谐关系等方面时，生态文学重视的是人对自然的责任与义务，热切地呼吁保护自然万物和维护生态平衡，热情地赞美为生态整体利益而遏制

人类不断膨胀的自我欲望，尤其是要反思和批判人对自然的征服、控制、改造、掠夺和摧残等等工具化对待自然的态度。生态文学探寻的是导致生态灾难的社会原因，文化是如何决定人对待自然的态度与方式，社会文化因素的合力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这就要求从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向生物中心主义过渡，承认万物有其不依赖于人的标准的“内在价值”。人类与其它生命一样，只是地球生命团体中的成员。所有物种都是互相依赖的系统的一部分。所有生物都以自己的方式追寻自身生命的完善。人类并非天生就高于其它生命。

在全球性生态危机之中，探索自然与人的关系，唤醒人的生态意识，已成为文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主要功能。生态文学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学的定义，作家必须以全新的位置意识和生存方式呈现人与世界，与此同时，文学所要呈现的对象，则从人类社会延伸向整个世界与宇宙，文学关注的将不仅仅是人类的利益，而是整个生态圈的利益，并从是否对这个生态整体的利益有所贡献来确立文学品质的标准。文学在升华为守护家园的事业以后，文学家的使命也必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他不应再像主体性文学时代的文学家那样简单地讴歌人的力量、描述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表现人对世界的征服，而应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视野，反映和推动人们守护家园的事业。

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生态文学的源头是英国博物学家和作家吉尔伯特·怀特的《塞尔朋自然史》。美国作家亨利·梭罗、约

翰·巴勒斯、约翰·缪尔、玛丽·奥斯汀、阿尔多·利奥波德、雷切尔·卡森等继承了这一传统，使之延伸到了美国。生态文学之引人注目，不单是因为万物关联的深刻思想，对当下人类困境的触及与揭示，更在于它形式上的新颖和独特，它主要以散文、日记等形式出现。其最典型的表达方式是以第一人称为主，以写实的方式来描述作者由钢筋水泥的文明世界走进荒野冰川的自然环境时那种身心双重的朝圣与历险，是将个人体验与对自然的观察融合无间的结果。

生态文学也有其自身的发展历史，它从开始时偏重科学考察的纯粹自然史，逐渐过渡到将文学的诗意与科学的精确结合起来；由早期的以探索自然与个人的思想行为关系为主的自然散记，发展到当代主张人类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生态文学。

生态文学促使人们去理解文化对自然的影响，把人与自然的生态关联视为社会和文化问题的深层内涵和动因，并从自然生态寻求走出生存困境的深刻智慧。因此，阅读生态文学作品，我们不应将它们看做游山玩水的休闲读物，而应看做人类为摆脱生存困境、寻求精神健康的朝圣记录。

本丛书选译的三位作家均为美国生态文学名家，他们的著作已经成为世界文学中的经典，收录的他们的作品多为国内首译，具有填补空白的重大意义。

主编 马永波

二〇一二年三月

序 言

四十年前，约翰·缪尔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是一个彻头彻尾、始终如一的山地人……社会的文明与狂热以及一直困扰我的健康状况，这些都没能模糊我冷静的眼眸，我之所以存在是想唤起人们对自然的热爱。”他光荣地践行了他青年时发出的壮丽誓言。荣誉不请自来，他已名气大振，但他仍旧是一位谦逊、不骄不躁的山地人。即使他住在自己的山间小屋，与他同时代志同道合的人，也能找到他，并因与他的友谊深感荣幸。他的好友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曾敦促他到康科德休养一段时间，以缓解他在内华达山脉进行的过度紧张和孤独的研究生活。他对他的工作充满热情，没有什么可以将他对高山山脉和冰河的研究分离开。他曾写道：“这些伟大的力量及其神奇的杰作，深深地征服了我，占据了我整个生命。或行或睡我从未停止探索的脚步。睡

梦中，我不是拜读冰川所书写的文字，就是寻觅裂痕的踪迹，或者反复思考着那些有关奇特的岩石的问题。”

在他后来去康科德的记录中有一段哀伤的笔记，记述了一个未完成的心愿：“自从我与爱默生在瓦沃纳桥阔别，已有十七个年头。此番在斯里皮山谷小山上的松树下相见，我只能站在他（爱默生）的墓碑旁。他曾攀登过高高的内华达山脉，恍惚间，我又看到他向我友好地挥手致意。”他长眠于阿尔汉伯特山谷上那些他亲手种植的小树之间。斯里皮山谷中的松树与阳光明媚的阿尔汉伯特山谷中的保护者红杉树遥相呼应，互相传送着这段佳话。

一八七九年，约翰·缪尔平生首次去阿拉斯加，那里奇特的巨大冰河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因为那里证实了自己的冰河运动学说。于是，他一次次回到这片大陆地形实验区。也正是如此，最为雄伟的入海冰川奇观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约翰·缪尔将他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月用来完成《阿拉斯加之旅》这本著作，马上完成之际，便与世长辞。一九一二年，当他从非洲回来后即开始写作。为了使他钟爱的赫奇山谷免遭商业破坏，他四处奔走，进行处于弱势的战争。这些事情大大扰乱了他的工作，还有就是疾病也阻碍了他的工作。三十多年来他积累了大量有关阿拉斯加的资料，在他仔细梳理这些资料进行创作的时候，疾病也找上了门。

这部书中所记录的事件截止到一八九〇年，是整个旅行的中间部分。剩下的那部分有关缪尔旅行的记录尚未被发现，而关于

他在生前是否已经完成了这本书的推测也没有根据。任何一个读过描写北极光迷人景色的人，无不认为他的遗作以极光女神作为结尾，是最诗意、最恰当的结尾。在别的作品中他将极光女神描述为“上帝赐予世间最奇妙的现象”。

缪尔手稿的每一页都显现出他在文学创作上所经受的痛苦，以及在科学研究上对自己极高标准的要求。任何虚假的事情或经历与约翰·缪尔毫不相干。

他孜孜不倦地从事地形学研究，惊人的耐力使得他能潜心探索。当他讲到有关阿拉斯加探险的事情时，他的双眼便会燃起年轻的激情，这使他再次经历那些火红而富有激情的岁月，那些时光赐予他“无穷的辉煌成果”。

在去世前的几个月，他得到玛丽恩·兰德尔·帕森夫人的友好相助。她熟悉手稿，缪尔先生口述，由她进行修改和整理其中的内容，她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将本书付梓出版最后定稿的人。这项工作要求她集无私奉献与杰出才干于一身，也意味着最终展示在世人面前的缪尔大师的最终作品并非是缪尔自己执笔的。所有这本书的读者，都会因帕森夫人这份爱的付出而感动。

我知道他不喜欢任何人在他死后对他的作品妄加评论，我诚惶诚恐地为离去的朋友的这本书写下以上序言。我很荣幸，应他的女儿托马斯·瑞·汉纳夫人和布·艾尔文·芬克夫人的要求将手稿转送出版，之后我与她们一起商议了如何挽救她们父亲那些未发表的作品。

同时，她们希望通过我向与约翰·缪尔先生保持亲密友谊的
米福林公司表示诚挚的谢意！

威廉·弗雷德里克·贝德于加利福尼亚伯克利

一九一六年五月

目 录

普吉特海峡和英属哥伦比亚省	001
亚历山大群岛和我在阿拉斯加的家	010
兰格尔岛和阿拉斯加的夏季	021
斯蒂金河	038
乘坐卡西阿尔号的一次旅行	049
卡西阿尔山道	068
格莱诺拉峰	079
探险斯蒂金冰川	089
乘坐独木舟的北方之旅	105
冰河湾之旅	129
切尔卡特地区	147
返回弗兰格尔群岛	162

阿拉斯加的印第安人	180
萨姆达姆海湾	187
从塔库河到泰勒湾之行	210
冰川湾	231
冰河湾的宿营地	242
缪尔冰川的雪橇之旅	261
极光	277

普吉特海峡和英属哥伦比亚省

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内华达山脉和大盆地山脉，我研究了十一年，这期间主要研究那里的冰川、森林和野生生物。尤其重点探索那里以巨大压力流经岩石的古老冰河，以及被湍急的冰河冲刷雕琢的岩石，由此造就的全新的地貌、风光，以及神奇的美景感染了每一个人，乃至所有的生命。我渴望了解北方地区的普吉特海峡和阿拉斯加。虽然并无确切详密的计划，我还是怀揣着理想，于一八九七年五月，乘坐“达科他”汽轮起航离开了旧金山。此行除了俄勒冈的一些山峰和森林外，荒凉的北方的一切对我来说都很新奇。

对于一个久居山林的人来说，航海旅行犹如是一次惬意的改变，令人愉悦，身心也得以宁静。一扫山林和平原上鲜花满地、果实累累的美景，这儿的种种无不是新景色、新生命；水浪形成

的山峰与溪谷，不舍昼夜地奔淌，而岩石的起伏却是永恒不动的。

当船通过金门后，便开始在波涛汹涌的海上颠簸起来了。奇怪的是，乘客们本来洋溢着兴奋期待的面容突然间都变得阴沉了。起先喧闹的甲板上由于乘客的晕船反应一下子变得冷冷清清。看起来每个经受晕船折磨的人都应该或多或少有些难为情，叫人看了不免有些奇怪。

第二天早晨，刮起了大风，茫茫的海面上一片灰白色，我们的“达科他”轮船半浸在浪花中向前冲去，激起长长的海浪。此时，甲板上几乎没有乘客在享受风景了。每个巨浪似乎饱含热情，迫不及待冲向岸边，浪尖拖曳长长的色彩，巨浪激起的碎末儿涤荡着海风，浪花翻滚着，跳跃着，飞溅着，在美丽彩虹的照耀下熠熠生辉。海鸥和信天翁以强有力的身姿，快活地穿梭在暴风雨中，迎着风，掠过浪尖，它们的飞行似乎毫不费力，通常拍一下翅膀便可飞行近一英里，优雅地左右摆动着身躯，沿着海浪划出一道道精确优美的弧线，并不时地冲向高空。

远处，被色彩斑斓的浪花所包围着，发出点点亮光的是六七条鲸鱼，在这片咆哮着的荒凉的海面上，没有什么比这些庞然大物更引人注目了。它们宽大的后背，就像冻结在冰里的花岗岩一样光滑。鲸鱼深吸一口气，用力喷射出一条条水柱，之后水柱又急速下降，然后它们便一头扎进舒适的海洋。突然，在前方的海域内出现了一平方英里快活的海豚，它们攒足力气，欢笑着将自

已投向空中，为海面增添了更多的泡沫，使空旷的大海显得热闹非凡。作为世界整体的一部分，它们像我们人类一样谋生，我们不得不对这些勇敢的邻居们感到同情并自豪。回头想想，我们乘坐的这艘船看起来也是一个有生命的家伙，它那巨大的铁制心脏在或深沉平静或暴风骤雨的大海上跳动，场面真是壮观。再想想这些鲸鱼的心脏，日日夜夜，穿梭过光明与黑暗，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与大海不停做着斗争；每跳动一下，大量红色的鲜血便汨汨地从心脏冲出，流向各条血管。

在海上航行的这段时间里，一共看到过四次日落，有一次日落时分，云朵的色彩尤为清透，浓艳。在地平线附近的上方，聚集着一片轮廓清晰的云彩。再往上有一大片深灰色的积雨云，积雨云的边缘长而弯曲，与下面的云搭接起来，有的地方还遮住了下面的云。阳光不时透过云朵间的小缝隙倾泻下来，洒在海面上，这也把云朵的边缘染成了深黄色，这黄色又反射在水面上，海天相接，形成一幅壮美的画卷。海洋上的景色是一种广阔而壮丽的美，但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陆地上的人类来说，在较小的地方来欣赏的话，远远不如陆地上的景色。当我们凝望着地球，把它看做是一个硕大无比的露珠，表面上分布着许多的大陆和岛屿，与其它闪闪发光的行星一起穿梭于宇宙间，此时整个宇宙就像一场美丽的无边无际的大风暴。

从船上看来，加利福尼亚海岸上的山峰和崖壁光秃秃的，毫无魅力可言，因为大片长势茂盛、遮挡海风的森林也被阻挡在视线

之外。而俄勒冈和华盛顿则坐落在被针叶树覆盖的地方，大片的树林一直绵延到海岸。即使是一座小小的孤岛，也与北方其它岛屿一样，大部分被树林覆盖起来。沿着胡安·德富卡海峡向上游行驶，会看到在被冰川侵蚀而成的奥林匹克山上生长着的森林，由于在那里免受海风的侵袭，再加上降雨充沛，使那里的森林郁郁葱葱，甚为繁茂。

在第四天的傍晚，我们到达了距离维多利亚市有三英里远的爱斯基摩港。登岸之后，我们开车直奔维多利亚，沿途穿过大片长满道格拉斯云杉的森林和一片开阔的灌木丛，在这片灌木丛里长满了橡树、浆果鹃、榛树、山茱萸、桉木、绣线菊、柳树和野玫瑰。周围全是凸起的山石，它们刚刚被冰川侵蚀过，上面覆盖着新形成的毛茸茸的黄色地衣和苔藓。

英属哥伦比亚的首府维多利亚，坐落在温哥华岛的最南边，在一八七九年它还是一个古老的小镇，据说当地有六千多居民。尽管政府大楼和商业会馆很引人注目，但游人还是对此地整洁的农舍情有独钟，清新绚丽的玫瑰和金银花包围了整个农舍。加利福尼亚人可能会因自家种植的玫瑰爬满阳光明媚的走廊而倍感自豪，这些玫瑰可以沿着走廊一直攀援到屋顶，然后从山墙上倾泻下来形成一道红白相间的瀑布。在这里由于时常是阴雨连绵的天气并伴有薄雾，使得一些极普遍的植物在这里长势良好。英国产的金银花看起来似乎更是找到了舒适的家园。更为美丽的是野玫瑰，花冠有两到三英寸大小，在森林的小路旁争奇斗艳、竞相开

放。雨后空气中弥漫着玫瑰花和另外三种绣线菊植物所散发的馥郁芬芳。二百五十英尺高的树下，山茱萸红色的浆果被绿叶映衬得闪闪发光。

令人奇怪的是，这片生机勃勃的森林和花草植被都生长在冰川的堆石上，而自从冰河期以后这些堆石几乎没有移动或改变过。在小镇上的花园和果园里，成熟的桃子、苹果掉落在被冰川打磨得光滑的石头上。小镇上的街道也由这些冰川堆石的沙砾铺就，另外，我还注意到这些被雕琢的坑洼的岩石块并未被风化，仍旧栩栩如生，与距海平面八千多英尺的加利福尼亚高山山脉上的岩石别无二致。

起初，维多利亚港显然是冰川侵蚀了当地的石头，港内星罗棋布的岩石岛，自从冰河世纪末期形成以来，曾被海浪淹没，却从未因海浪的冲刷而发生大范围的变化。海滩上有很明显的沟槽和划痕，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和新生代的冰川湖的特征相似。众所周知，由于海浪不停地向陆地涌动，海域不断慢慢扩大。但在这个新近才形成的冰川区，有一段时间，沙滩如此小，几乎被容纳到海域版图内。对于海洋面积的扩大，后冰川纪时代海潮运动的作用，似乎不及冰川时代末期冰川运动作用的百万分之一。这片令人惊奇的地区的主要特征就是大冰原按照预定线路流向南方。

从这个静谧的小镇出发，我沿着纳奈摩海岸进行过多次短途旅行，目的地有时是现已成为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的终点站伯拉德，有时是普吉特海峡，或沿着弗雷塞河去位于上游的航行终